

通鑑定前編

通鑒定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十四

金履祥編

丙子周簡王元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
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氏曰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
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
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以氏之地沃

小十二
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
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民驕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
遷于新田

鄭悼公卒弟踰立

是爲成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鄭從晉故也晉帥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軍帥之欲戰

者眾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爲辱已甚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眾矣從之侵沈獲沈丁揖

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即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
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
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徙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
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禮也

按年表吳與魯會鍾離當在簡王十一年

二年吳伐郟

左氏曰吳伐郟郟成季之子曰中國不振旂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于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中

吳入州來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楚子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楚子楚子問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鉅之楚子已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鉅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之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然巫臣子重子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林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其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
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
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
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爲蠻久矣其不
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言不復
霸矣

履祥按春秋兵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係之楚此天
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
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鄭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

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從姬氏畜于宮此即史記所謂景公與韓厥謀匿之宮中也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

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懾也何爲而賜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晉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郟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胡氏曰吳初伐郟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晉弗能救及其旣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旣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

履祥按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巳有爭郟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郟宜如何救之於前卹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初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之望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霸主將德是以示
二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爲歸汝陽
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
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
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履祥按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
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
丘之同一也

齊頃公卒子環嗣

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初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冬楚子重自陳

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黑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師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
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

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天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
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
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
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去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
之使請脩好結成

五年晉使糴伐如楚報使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爲君

是爲厲公

以會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夏鄭人殺繻立
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以爲君而
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
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
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